

分五幣國售零期本

加	銀元	一年	角三	預
年	內	年	角一	定
年	外	路	二	年
			元	六

版出社刊週衆羣

號二十五第路白漢

• 售經總

社版出活生書讀

號一十三路堂文口新

代代有治海大各岸外本

通訊

抗戰烽火中的 京滬線員工

鏡秋

五、退過錢江

個兒被炸了出來，但所幸不礙。那時杭州的破曉風光已被驚動，有不少苦中作樂的朋友在嬉遊玩女人，可是誰方消息的惡客，使杭州的市民一天不知天下事。先是部分的居民開始搬家，隨後有些店舖才也在搬運囤積貨物來了。杭州的官場可以說非常的憂鬱而民，初時是由公署派員督告各親友快快避難，當局遂故作鎮靜，隨後自己已鎮靜不住了。便一面太極特製，一面飭令警察快屏通知老百姓避難。這一陣可真不寂寞，三日內，全杭州軍隊得十萬九千餘人。此時駐兵還遠在嘉興，按照國後事實的情形說，實屬贖難得太早。幸而籌款力雖大權的計劃未予如期實行，否則更不知有多多人體力被迫阻遏上橋的邪運。

十一月十五夜，在敗壞頭頂的城牆外，停了好幾列的逃亡軍車，有省政府的，有銀行的，有某軍旅不計員工及家屬的，這是一個一個顯露懸崖江。站上的東西開來擺往，行囊箱籠堆得如像一座座小山。美國的西子們，豈不住人們的心，甘願去給日本帝國主義主好巧丁！這倒，離開所有的車輛，統歸於十六夜以前通過錢江。謠言紛紛騰起，初起的建江大橋，在整個兩週以計劃中間，幾條船已是隨時計算了的。我們那班有批員工軍車，於十六日黎明之前駛過錢江大橋。在那一部分弄工”的聲聲裏，我有無限的感慨。大聲：還有我的偉大工程，這樣趕了幾百工的性命，費了幾千工友的血汗，若干工程師的腦汁，和大批金

七、由僑入籍

過江江漢當道。當十一、二號兩市天神的廟宇經官署理宜得
路邊搭客安歇，但已借到大軍現款，令役員工數月薪津
已足薪停支，及至十五號晚決定過江時，當局自行向全
體員工正式宣佈停薪，大軍大定過江地址，並向全
亡，所有十一月月份薪津（有部份外動員工十月份的尚未領
得）及其他款項，等候有錢再行接洽匯寄云，所外更加丁
一差過得半日，原是國庫過江，餘多吃辛苦外，也別無辦
法。連使將全體員工工薪都一盤抹去。

安撫署奉命不罷。衡州人的祖子也似乎被敵炸破了
一箇發聲響，便大夥兒搶命的到城外。再加以無救於
奉令出動，弄得衡南衡北，以至衡城外埠人堆和人的廟宇
這裏便到處槍聲對轟炸。（近一月十日日報據衡陽，
衡陽城壯丁與敵所居的天洞寺已被炸破，）也許我們
僅當以爲我們住在這衡城裏還不夠安全吧。隨後又有一
命令，要我們集中在上饒。衡州是在潭境，離水路還不遠
；上饒還在江西，把我們打發到那兒去的用意，很可想
的。

匪到香港，作寓公去了。

燒毀的員工宿舍。重慶逃難，但軍車卻到重山出關。國方派一浙裝兵金剛山下的鐵道是條軌，兩路的大號車頭不能走，得等候新裝時派小車駛來接解。可是那日滿裝軍用品，鐵兵，移民的各種列車，如細水長流的湧進了江家。雷山站上頓時停滿了車輛。我背上了大炮，均克，汽油，軍用汽車，彈藥，冬瓜機或鐵的飛機炸彈。我也看了許多不起碼的水發傢伙，甚至還看到了兩隻黃雀，都壓在車上，一列一列的從江都運開來了，又使我身處得去了。在車上，在站台上，送我的軍人，便成了我的轟轟，擁擠着，連着，在轟動。此外還有無數的人從江都運走了，人力車或是自騎的「十一號汽車」進了江家，天在下雨，但被行囊和着人在泥污裏滾滾，雨水潤透了

上線結因設有西裝的的便車房，便也去光顧過，第一次是在我們未到之前，第二次是在我們既到之後，投投的目標都集中在便車房。

江都，只是全省動員了，上線在紅樓是次光顧。中，抗敵的情緒還是不降人降，但當地的敵便會，了是日張貼一門初軍軍車間的壁報，及貼過一些標語及防空常識外，去見有他客客客客。

十月初，有部份無黨及黨兩地的流亡學生到連上，曾談過兩次救亡運動，這些學生是：住在上線抗敵救國會裏，我去訪問他們的時，徐懷賢大門口有兩個背手提提鋼槍的崗位，森嚴，冷靜，我也不敢有點微然（完）

烈士殉國記

記民族戰士孫景灝的死

(全民族特寫) 風聲鶴唳，今，湯水寒，壯士一生今不復還了。

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時三十分上海南京路上的炸彈。有力的炸彈炸了銀行無聊的所謂「皇軍」，這一驚人的消息，立刻使租界上全世界，愛國的中國兒女們，是不甘心做奴隸的！上海我軍是暫時後撤了，還留駐敵百萬的國庫，展開丁吳敵入更悲壯的決鬥。

烈士張季滿慷慨殉國了。其餘的勇士來到丁漢口，記者特地去找訪了他們一次。他們祖國的是中華青年抗敵開始組織的，參加於大三生，中學生店員工人都有，丁漢口人，上海報章中

曾有七百七十人發起來救丁漢口兩市的動議。敵人進攻南浦時，曾與敵人接觸過一次，廝守失守，他們解除了武裝退入租界了，但他們還有方法藏匿着手榴彈等物。他們估計着上海戰後，機會有假報城出沒，督署這些東西，準備來對付這些東洋兵，但結果是偏向敵人頭上了。

團長是趙蘭鵬，副：長胡毅，趙君是一個高高的個兒，很魁梧的，東北口音。他是山東人，客居甲北，九一八後，流亡國內，久從事於抗敵工作。平津失後，南下這個，就和許多同志開始風塵這個團體。他說：

「十二月三日的早上，我們十員軍隊是在租界外打，丁漢口的人有朝鮮人有，還有許多中國人，衣著却是很整潔的不像那些三無之流的，手執日旗，忽然高喊：『日滿萬歲』的口號，並開始檢查行人，十二時過，並開始大驗到了，工部局為防意外，在敵軍進迫地處，完全封閉交通，無論何人，不得行近馬路達三十英尺。那時，我們在馬路旁靜觀的伏擊，四個人每人帶彈一個，看這情形我們便退一步。但是，敵軍大隊浩浩蕩蕩又作馬路逼進了，據着是軍官坐着高頂大馬，携着邊邊前進，那時我們再也按不下凉水，孤獨志就躍而出而馬路，當他在身邊操出把槍來，已搶捕他的時候，我們到自，眼

當第一炸彈爆發時，巡捕房充官，即以過來二個炸彈，只射了巡邏，就此時，我們三人，潛入入黨中，要逃往經觀察搜查，但我們便安然逃出了。」

身到心，記者問他如何忘的事呢？他說：「孫同志去年廿四歲，山東德州人，在廣州中學畢業，平津以後，就來上海加入我們工作。他家裏有一個老母，一個妻，一個懷內，有過親的姑婆，一日被俘，不可再見，死之後有同志們在，勿以我爲念，家有家母，爭養視之。」可憐，我沒有爭養，是他們的式樣。

無盡之難處久矣。

訂婚啓事

各親友
義和工業原料號
本號專營工農原料
如錫、鉛、鋅、銅、鐵、鋼、炭、油、鹽、硫磺、硝石、火藥、火柴、紙張、布匹、綢緞、呢絨、毛織品、棉織品、絲織品、皮革、橡膠、陶瓷、玻璃、電料、五金、百貨等件。凡有定購，請向本號接洽。地址：上海南京路一〇二號。

漢口二月一日在
廖奇勛特此敬告
葉劍心謹啟

光明
今日開映
新年度
歌聲
大目片
雙喜
臨門
樓下每位三角

中央
天日夜開映三次
勞榮（合演）哈台
一週度年切現
片上作大氣歡
喜無底清——
露心開歌妙舞！
本院登人映片
本先奪新選巨

明星
天日夜映戲場
洪深 楊步武 劉國
（合演） 舒友 秀蘭
治 貞球 華翠
年十週多可以少至片一幾
福來升
時之喜新此花
過難要位誰
角二孩小 角三下樓

海 上
 三夜日天今
 主 柏古萊買
 文 文
 英 怒
 魂 海
 八 六 一 三
 時 時 刻 時
 時 間
 利 多 維
 次三映視夜天今
 兒 慧 鮑 娜 蘭
 ！ 傑 ！ 最 ！ 至
 作 上 大 新 麗 國
 迎 飛
 春 燕
 五格舞！國！星情為
 華英聯收了出歡又傳喜
 揚十
 面大
 新
 歌

立人弟鑒

弟在廣州，因事回國，現已抵埠，特此奉告。立人弟鑒。

台昇登天

戲日日一卅

打揚州

作生平傑

世界

第九號警探

訪謝遠樓

名譽

陶勉庵

名譽

胡紹祖兄

名譽

立人弟鑒

弟在廣州，因事回國，現已抵埠，特此奉告。立人弟鑒。

台昇登天

戲日日一卅

打揚州

作生平傑

世界

第九號警探

訪謝遠樓

名譽

陶勉庵

名譽

胡紹祖兄

名譽

立人弟鑒

弟在廣州，因事回國，現已抵埠，特此奉告。立人弟鑒。

台昇登天

戲日日一卅

打揚州

作生平傑

世界

第九號警探

訪謝遠樓

名譽

陶勉庵

名譽

胡紹祖兄

名譽

「抗戰半年來，前線戰士等士氣高昂，士氣高昂，士氣高昂。」

（三）

愛護傷員的戰士

捕大要疾呼地告訴我們的。死者已經被國民救濟了最後一痛，造成了偉大的貢獻，但是那些呻吟在刺刀之中的傷者，他們國民喪失了巨大的力量，而大部分都擱在恢復健康之後，重新編隊的。對於這班抗戰的戰士，我們應如何安排，如何愛護？

然而我們在各區耳目的得到，對於傷兵工作，仍不少痛心的現象，在火線的受難者不能最速的得到救護和醫治，千辛萬苦戰到後方的，沒有足夠的藥料和物資可以許給，把他們棄在街頭，連食水都發生問題。（安慶）後方民衆，有不少人，一見傷兵就害怕，缺乏親切的招待。因這種情況，造成以及生活的沒有辦法，甚至還有在傷兵身上挖銀錢的人，結果有少數因被搶發生一些離奇的行動，使給予于最嚴厲的處置。……處這種的傷兵工作是應有的麼？

僅有一些口頭上表揚上的慰勞和敬歡，是絕對不夠的，應制式的管理，具有好的方法。管理機關對於傷兵的處理，應有精確的計劃，並廣大的而民衆來協助，要打破一切困難，要足夠的救護部，醫治人員和醫藥用具，迅速時使受難者不致流離轉徙。交通工作，教育工作，救濟工作，都應該依照當時的情形，預先有充分預案和救濟的佈置。其他團康和救濟機關的工作，也須有完備的設置。而近來或向是做傷兵工作人員的組成，必須和親密切。

傷兵保障的完備，可以使前方作戰者不害怕受傷，使受難者治癒的，更有氣血上與奮銳。

愛護傷兵，便是保護我們的戰鬥力量。

（廖本）

坐在這里呵，什麼也不懂，就說些本領人！

同僚們在這時候，他們皆給我實質的經驗，耐心的故事，並且要求許多口頭上的問答，要能令問題得到解決。而我是第八個寫出我的經驗，我照實說下來以保存我的真性情，希望引起廣大同情，和切實的解決。

我在火線上受命後，住戰地醫院又住後方醫院，不能到醫院視察。

說到醫院裏面的生活，是你們所想不到，就飲食，說外邊有兩毛錢的天際，可是我們每個只能吃一鍋菜，在這個時候，傷區原有的人我們每身上打草的人，有的人動輒說傷兵，傷兵又，其實我們不想好，誰怕誰？固然也有同病是不耐

同輩，都散在各地，都佔據了不繼續前進，也決不肯冒險，下繼續前進，失敗的原因，研究研究以修改的方法，就是這種極相組織的混亂子，怎樣能叫我不熱心。

就我們想法，覺得對最後勝利，在軍事方面除建立新的軍隊，同時應建立政府，趕快把我們負傷同志救出來。

「我們兄弟兩天一夜的轉動，大家請求第二天爲我們的許多弟兄開一韓院」，天天說都是給我們一個不響。到十一月十八日合夥實在不能再等了，個愛給的人替我買兩元『道歉』！」「那裏去的？」「怎麼走？」這一大堆的去丁，談到大悲而像：把我們的生了，結果我們一百多個傷風感冒和一共老死，走了流淚的地方，草地的惡心就是被人抬到外面的，也是在治河，跪受觀看時

更難增加約束的，可是現在一律不准出去，要罰出走的就要拉到拍賣輪船上禁閉三天、處決三年，每天在三百個人中只許一個人領銀，還是怎樣獲得的機會呢！

大約在三個月以前，西平來丁了我的舊僕門士。我參加了學生大獄案，遇着候的步役，走到車站。看第一區監獄的心，無尤沒有驚氣，急切於顯露我的另一區。

組織起來，把我們的榮譽給出來；你要會切實的查實假犯，把我的一個刑調課成假罪犯的幹部，鎖緊的戰鬥員，留機，我們害怕日本鬼子打不走嗎？

我們有抬出來的，那更不敢
沒有好容易騎到了蚌埠。
轉接津浦、膠濟、平漢車
在過去冬天中，極大的生
意，是靠自己想法子解決的。
我對別人不相信的話，總
說他們在九龍爲了沒有補
鐵板，把和留了一天一夜，結
束出來的是我們的隊長好了。
好就是郭德潔駕駛裝煤車，
好了一錢得花二錢到丁縣取
錢了，這就是天大的事。
不錯，就是什麼「一」有
「一」沒有東顧。」講到
的醫院去」的話，把我們
同座壓在外面，他帶大
那里時常多說沒
想，有許多不可不戒規
的都成了殘廢，甚至還殺
的地就拖死了。想一
子吃的東西吧，也沒有蛋
！如上這寒冷的天氣。

我們太過於晚了，我們
和這些列車差不多同時
地停住在目的地。兩月台的
學生行列，狂呼歌唱，致敬。
我們的學生提燈，一對對的
去——舉手招攔。新舊的早
慢地走出車站，鞠躬向底
的雙轎者也已匆匆趕來。我
們大家藉酒交頤着歡談。

車站短鐵軌約有四里遠
近，醫院分設在南門外陳家
莊行裏。其醫局排列在路軌
左右的有七處：第一處是
遺失預備救急行李和重傷。
步行的已在反方向，預備
到指定的休息站點去。

我們的大隊走四時，我
總在想：「我們沒有很堅固
的校房還沒有戰時設備，我
們的校風情是很寒冷地飛
逝過去。」

第二天，學校接到移民
會通知，每輛出五人，全
加豐華號、都壽昌號及二

「像他不懂我們！」
「你懂一點！」
「唉，他們都睡在地下
穿個襖。薄的一層破棉絮，上
面蓋着一張白布，露出的
頭底下枕些甚麼，照我看
還有看見。」

幾個學生的話，使我心
酸。

還以也，關於管理組織
，從後院也曾明白指示了，我
看見學校就乾乾淨淨地出
去。但我沒有看見一個學
生認真走進教室上課！

接着，三批、二批、一
批士女過來兩千了，這是
我到校外雖然自己已經報，
有人再歡迎他們。

我的話，漸漸地在街上
起點起來，這的小巷裏，
也擠滿他們的足跡。他們的
生活太單調，心懷憂鬱，機
械煩悶，他們極需要娛樂，
也需要安穩，可是他們每日
除給以稅米收租的錢以外，
在服外，連門戶……

走，機在到島駐紮。

一個兵員連聲叫：「——」

我聽的傷兵搶地對我說：「昨天下午，一門傷兵在卸一箱貨，買一角錢的，給了一張十元河北安票子，要買那，軍票子不能通用，不行，河北省票子不能通用。」

便鬧着搶着哭起來。

校門開了，被墨綠色油漆的欄杆，幾十個傷兵，提着手榴彈，衝了進去，他

第二早晨，太陽剛出，捕房在操場上，全剩一百多小孩，多已在那裏玩耍了。我又教給看見那幾位，聽自的女兒，示送地地向前

校被燒文憑，傷兵許多墳墓，在學校教學時候，總會有兵擾亂校學。

這以後，從接連來的都是悲慘的消息。有傷兵走到學校裏來，毆球，毆毆此來在場裏，他們便興高采烈地來去，生財時節，也更好奇地去看。這時，學校知道了，通氣給客，需要招待。可是，祇要有有人出來和他們爭執，他們便十分有禮節了。

但有不少的，祇肯近進學校大門，便和警兵開學校俱樂部在裏面，談過失望的客話後，他們便搖着頭走開了，說：

「開死人到這裏好呀」

也有租外錢的。一次，竟有寫字間的校長及民間兩家的宅子在那裏。

我心裏便是這樣，在校

一個兵國的太陽背，一個開平在樹陰下，「不久以前已經開兩三次縣政府，一次一個人得了三次，又一次是二元吧。這樣便壞了，好些個兵說，「打票有錢，我們怎總不鬧呢！」

槍聲又打了。成兵問來說，「小叔學丁，街口都有政警隊和武裝警察把守。

我們也忙着打算一大就過學生的安置，便決定分別路錢送他們回去。

城門環扣閉了三天，說是打電報示去了。可是第二天，學生依然來上課，一個醫院學生的女兒大聲地說，「傷兵，打死了十幾個，現在還有好多隻拿到監牢裏了。

這首任先生說，膽肉向前進一步，說：「我哭，又抽哭丁六個傷兵，是四事重頭的罪呢。」

這上午，我們當然沒有上課，祇期待着那對沒錢的「十二點」，大家都用哀默的，情靜事深極了。

到我們的行休用現在大會場上時，典會的都帶已先在那裏了。我是去接見一餐會經我們歡迎的貧僑鬥士，大家壓壓地低首而站在輕便鋼槍利刀的前面的手槍官的右旁。縣長和區行政事務局的代表相繼說了話，我才知道現在在監獄監獄的開案的犯是英男，光，的鬥士，死掉的

最近一次的會議紀錄。爲保兵費被擄，已經化爲幾千元，還有將來被擄的一萬七千元的數目。既無着落，寫兵費不在燒燬知縣的錢方而多着頭兒，使學生們口裏已經知道社會一般人對於兵禍的印象太深。然而這太深的責任，誰使他們慢慢消化呢？

然而更嚴重的事例，在個下午自由作業的時間內，忽然發生了。一聲清脆的槍聲，從西北方遠遠來，拍着三響，四響，五響……孩子們都閉了口，都趕到教室外來。

「農民抗爭，每個人都應該更尊重地聽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兵兵……）槍聲作，有個個胆小的孩子，我心裏倒對我說不小。

的擄掠，同時，我總又想起昨天所曾談到幾平恩德的教育方面着人打着銅鑼的吶喊：「縣黨裏富有槍兵，趕快報告，不報告與兵同罪！」

營兵抗爭的第四天，城門完全都閉了。這象徵事情是平穩了。原在村鎮住家的遷移來城裏的住戶，都在鄉區西，重復回到村鎮去。我們學校的學生，也陸續減少了許多。

當天下午，學校復又接到開會的通知，是金伯恩加，時間是翌日上午十一時，（我在此地參加過的民衆大會，以前却總是上午九時）大有名義是「軍民抗戰會」。

才是要丁滿好個勁，鬧說不軌，她們彷彿是死有餘辜啊！

從這場風波結束以後，放學有好些天在街市不多看見我們的鬥士，學校更迴安靜了；後來慢慢地再遇到他們了，我們已經好像處在兩個世界裏。

可是直到現在，我的腦袋總還對着這問題沒有解決的問題，「是誰使這事情變化到這樣呢？還是誰負責任？寫甚麼對於我們爲民黨學生存在沼澤的鬥士，沒有滿足的破壞設備，沒有安定的臥室，和能夠改變他們情緒的政治教育呢？」

一、二六。

於是，每天早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大家都被集合的喇叭引出來站在操場的面前，舉行昇旗典禮。照例的唱一遍「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歌，照例的高呼口號，照例的跑步、早操。但是誰也不覺得這是形式主義了。第一面小山的戰雲，在各樣思想不同的同學們心裏，喚起一種共同的空前神聖而莊嚴的觀念。特別是我一天我們被派去參加北丁堡的擴大紀念週，我們的丁君在檯上用着感動得戰慄的語調說：「我再也沒有比今天更興奮了。」

觀察的九年，我沒有参加过這種的儀式。但是殘暴的敵人的進攻，使我們民族革命軍的統一戰線更形形成了——每個人都把統一的戰線與祖國擊的雷鳴，喚起了內戰時代痛苦的回憶，引起了民族解放的熱血和新生之歌。

集體訓練是採取報告，演講，和討論的方式。大體分成理論，方法，軍事三方面。理論方面，包括目前抗戰軍事情勢的分析，中國民族革命的性質，民族統一戰線的諸問題，鄉村農村的性質和現狀；方法方面，包括組織民眾，宣傳民衆的諸問題，軍事方面則注重游擊戰術的研究。大約一天一次分作兩次進行。一小時

華戰的代價實富。吃過晚飯，天開始黑了。大家促促整齊，今天得到敵人到達距六七里的某村的情報，我們組織了消滅它的任務。

「同志們！軍隊都統攏下，看哪身上有什麼閃亮的東西？都別帶在身上。」大副長是又文的革業生，他，有不多不少的游擊戰爭經驗，「不要聲響，跌倒了絕對不要呻吟！」於是大隊人員，僅着小孩滑向敵人的佔據地點。夜色黑黝黝的也沒有星和月，寒冷的多風淹沒了我們低微的脚步聲。偵探來報告敵人在河對面的小村落裏，我們的大隊馬上分成三小隊分別包圍上去。大家躬伏着，底處刺殺發生的高潮，透過神秘危險的河道，有時發急地地下樓下的奔竄（有一個帶槍的壯丁跌倒了）有時飛快燒炮轟出團圍。一聲團圍發出後，機關槍和步槍就衝進了村落裏，第一小隊和第二小隊都衝到了對岸，只有第二小隊還沒得到。原來第二小隊的隊長周吳不聽心的批評，找不到可以渡河的地點。他們受最嚴重的批評。在激流上，大家帶着滾滾的汗液，興高采烈地叫着：『走上前去，我們抗日游擊戰，』我們是老練的軍隊，每夜抗日游擊戰，我們是老

李人